

千秋昭君墓

□冰星



昭君之墓,坐落在呼和浩特市旧城南9公里处的大黑河畔,由于内蒙地处塞北,每年九月之后,随着气温降低,草木枯萎,唯有高耸的昭君墓不知何故竟草色青青,故人们把昭君墓称作“青冢”。“青冢拥黛”是呼和浩特八景之一,古今往来,吸引了众多观光游人。

史载: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晚期生于南郡兴山县(今湖北归县)。因聪颖秀丽,汉元帝时入宫为妃,公元前33年(汉元帝竟宁元年),西汉王朝为了减少与匈奴的战争,决定建立“和亲”关系,答应了匈奴呼韩邪单于的要求,送昭君出塞和亲。关于昭君出塞,《后汉书南匈奴传》有一段生动的记载,“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辣动左右”。呼韩邪单于为能得到这样一位美女为妻,自是欢喜不尽,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昭君出塞和亲,是当时汉王朝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汉元帝为纪念这次和亲,改元为“竟宁”,意为和平安宁。匈奴呼韩邪单于把昭君封为宁胡阏氏,即胡汉友好皇后。昭君出塞后的几十年中,汉匈和睦相处,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出现了“牛羊布野人民炽盛”的繁荣景象,大汉帝国“女婿不打丈人”的政治设想得以实现。饱经战乱之苦的汉匈各族人民,深深爱戴着王昭君,当地人传说,昭君原是天上的仙女,下嫁呼韩邪单于,夫妻二人及随从告别长安走到黑河边

时,朔风怒吼,飞沙走石,人马不能前进,昭君款款弹起她所带的琵琶,顿时狂风停止呼号,天上祥云缭绕,彩霞横空,地上冰雪消融,万物复苏。一会儿,遍地长满青草和鲜花,远方的阴山变绿了,近处的黑河清澈无比,空中飞来无数的鸟儿,在他们头顶盘旋和歌唱,单于和匈奴人民高兴极了,于是便在黑水河边定居下来,繁衍后代。

这当然是民间传说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昭君的歌颂赞美之情。客观地讲,昭君出塞,既有为国分忧的侠肝义胆,也不应排除有悲壮与凄惶的心境。试想,一个20多岁的弱女子,告别了生她养她的父母,告别了夕阳西下的长安城墙和巍峨的宫阙,今后的生活,难免不受风雨严寒和毡帐迁徙之苦,古道西风,马蹄声碎,她能不暗然伤神吗?再则,遥远的旅途上,她能不回忆汉宫室里金衣玉食、丝竹管弦的生活和朝夕相处的姐妹们吗?能不回忆昔日毛延寿们无休止的贪恋与盘剥及由此带来的孤独与寂寞吗……此时的王昭君,想必难免眼含泪水,芳心悠悠……

但不管怎么样设想,王昭君最终以非凡的胆识和勇气走过了边塞的荒凉与空旷,以十万雄兵尚不能起到的作用,有力维护了大汉王朝的基业,也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种在天边的草原,赢得了蒙汉人民共同的尊重,给战马嘶鸣、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蒙古草原平添了几多美丽的色彩。相传昭君去世时,附近的农牧民纷纷赶来下葬,用朴素的行动抚慰一个美丽的灵魂。他

们争先恐后地用衣襟包土,一包,一包,终于垒起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高大的昭君墓。历代文人骚客对昭君出塞多有评说褒奖,如唐代诗人张仲素诗:“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知。剑戟归田里,牛羊绕塞乡”。形容得生动贴切。

近几年,随着旅游业发展,昭君墓经历了多次修缮。如今的昭君墓,已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陵园,占地约70多亩。笔者于2004年因参加国家审计署在内蒙召开的会议,有幸目睹了昭君墓的秀状。陵园门口,树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石碑上用蒙汉两种文字镌刻着已故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诗作《谒昭君墓》:“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抒胸臆,舞文弄墨总徒劳。”走至墓前,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3.95米、重5吨的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并辔而行的大型铜雕像。拾级而上至墓顶,有六角攒光兰亭一处,墓前院的陈列厅内,有汉白玉昭君雕像一座,细细观之,见昭君娥眉秀发,明眸皓齿,怀抱琵琶,容貌端庄,游人纷纷驻足,投以满含敬意的目光。

我游览昭君墓时,正值呼和浩特市举办一年一度的“昭君文化艺术节”。墓园外面,车水马龙,摊点密集,热闹非凡。墓园里面,鲜花盛开,绚丽多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摩肩接踵,或探寻历史遗迹,或欣赏民族表演。看来,昭君不仅在两千多年前给边疆人民带来了和平的福音,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依旧在造福草原,以她独有的魅力为民族经济的发展插上想象的翅膀。